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婆羅岸全傳 第二十回 憶兒身蠹妻偏慘 歸佛門靈蛇終證果

卻說孩子睡得昏迷不醒，袁大和妻兒守著。只聽一聲叫喊，忙來看時，但見他口裡吐出沫來，兩眼兒白瞪著，牙關都緊閉了。嚇得兩個魂不附體，登時哭了起來。老兒在外邊聽得，只認是孩子有甚變動，三步做兩步的，走進房來。問道：「你們這般樣子，是怎麼了？」袁大道：「不中用了，你只來看這孩子。」說著夫妻兩個站開了。老兒走近牀一看，卻也驚訝不了道：「這是孩子急驚的光景。你們還只顧哭喊，也該抱起來，替他抹抹哩。」一句話提醒了袁大夫妻，連忙把孩子抱了起來，抹了半晌，那眼方放下了，牙關略略的開了，面色才轉過紅來。一口氣兒，歎了起來。袁大接口叫兒，叫個不住。孩子只是閉了眼兒，全不答應。他妻兒叫快去尋醫生來看。袁大應了一聲去了。少頃，來的醫生又是一個人，卻不是昨兒姓何的了。看過脈開了藥道：「沒什麼要緊，這公郎是一時痰迷心竅。這藥兒吃了下去，包管叫他清醒過來便了。說著起身。袁大聽了，倒也放下心去，一直送出了門。回來對老兒和妻子說：「是這先生說的，不妨事。只開通了痰迷，便沒事了。」當下去配了藥，給孩子吃了。一夜過來，那孩子忽醒忽睡的，總不開口。有時睜開了眼睛，他娘叫他也不知道。如此過了兩日，每日請醫生看治，不過止了熱，其餘全不見效。急得袁大和妻子沒了主意。

這日早來，袁大道：「孩子終日給他睡著也不是的，到底扶起他來坐坐。那痰也叫他活動活動，或者下去了也未可知。」他妻果真的，扶了孩子起來。叫他坐，他也就坐住不動。引他說話，卻只閉口無言。及至佛子走來看他，見他面色也似平常一樣，就是眼兒神光覺得瞪住了，眼兒都不能轉動些。吃飲食到也還不少。只見這般光景，向兒子道：「看他這樣，已不是藥能見效的。也只好聽他自轉罷了。」說著走了出去。袁大和妻兒商議道：「看了這許多的醫生，都不見點效兒。看來也是白花了錢的。今兒我出去，舖子裡買些化痰丸兒來，給他吃。敢怕到得些效驗。」妻兒見數日來，都是這樣，也就心兒沒法，只得由著丈夫去做主了。自己小心帶住了孩子，時常的拿些玩耍的東西給他看。他卻眼兒全不轉睛。後來吃了化痰丸，也不覺得見效。

一日，佛子拜著佛，念那心經。忽然想起孩子，忖道：「從前是唸經的時節，他卻總在旁邊來看。今兒弄得這般呆了，可憐那裡還似平常的伶俐哩。」又想到：「這孩子生來性兒近佛，待我明兒將經典在他面前舞弄，看他可動心是不動心。」這也是老兒，巴不得孩子知了人事過來的苦心。要知道一個人被痰迷了，那件事就能治得這病的。到了次日，佛子起來。袁大走到老兒房裡來。佛子道：「孩子可有醒哩？」袁大道：「早已起來坐著了。」老兒道：「昨兒我想的，這孩子生來好佛，或者佛菩薩靈聖，感動他將這病變轉了，也是拿不定的。我今兒帶他到佛前，看著我念些經典。這也是他精明的時節，性之所近的事。他若動了心，這還可以仗著佛力，有個轉機兒。你可就送他過來，我這裡淨了手去。」

說著袁大回房，將老兒的話，告訴了妻子。他妻子倒也合意。袁大登時走到孩子身邊道：「你久沒有看唸經了，今兒我帶去聽聽罷。」可霎作怪，這一句話才說畢了，那孩子就似懂得的，把頭微動了一動。袁大夫妻，看了歡天喜地起來。兩個齊齊地抱了他，送在佛前，從坐在個墊子上。老兒已是跪在佛前理那經卷。少頃，念了起來。只見那孩子聽著，在那裡不住地轉睛兒，望那經典。一時間，便搖起頭來，那嘴接著動個不住。一時又笑了起來。袁大夫妻看著又驚喜，又猜疑。只有佛子在那裡念著，一心在孩子身上，看他可動心的。見他果真活放起來，心裡想道：「今兒方知道這孩子，真是淨土中人。這樣還留他在風塵裡面，是何道理。」一邊想著，立心要把孩子舍在寺院裡面去。一邊念著經典，半晌念畢起來。孩子還是那癡呆，叫著不知，拖著不走的。

袁大夫妻只得帶回房中，依然坐了。自此是老兒念起佛來，他卻活動異常。只是不見他開口，過了還是迷而不醒的。如此過了月餘，佛子這日壽誕，兒子和媳婦，齊在面前。老兒落著淚說道：「我今兒有一句話，和你們說。只是不要違了我的，便是你們孝順了。」袁大道：「爹這大年紀，今兒又是好日子，為甚這般情形？說了話，只要我們行得來的，那有個不依的哩。」老兒道：「若得依了我麼，我便向你們說了。」袁大道：「只管說道是什麼話哩。」老兒道：「不是別的，就是為孩子這模樣子，我看在眼裡，卻是看得透的。他究竟是佛門裡面的一個小彌陀，不是我們人家的子孫哩。你看他那麼昏迷，怎麼見我念起經來，他就眉飛色舞起來哩。可見他的真靈兒，原是不昧的。我想著到底要舍了他去的。你們莫要說養他這麼大，一心的捨不得哩。譬如昨兒他得了病的時節，說個破敗的話，竟是一口氣兒回不來。便又將如何哩。」袁大道：「你老人家想的原是不錯的，但隻眼裡看著，怎麼不心疼麼。」說著他妻兒在旁道：「既是爹這麼說，明兒將他記個名，在那頭陀座下罷。」老兒道：「你們都想不到，我實對你說，留他在家裡，終久一個呆子有什麼益處。你舍了他，天幸佛爺保佑，他智慧起來，這就勝似在眼前了。」

老兒說的兩個心意轉了，道：「這麼說，送他到那裡安身去哩。」老兒道：「就是前年做那龍華會的寺裡，有個和尚，我訪知他有些道行，名叫圓空。他卻不是這崇恩寺裡出身，只在那無極嶺上，結了一座茅庵，叫個「太虛真境」。這「太虛」兩個字，為什麼起的哩？原來這嶺上有個洞，就叫做太虛洞。所以這圓空和尚，取個別有洞天的意思。那庵離這裡有兩日的路程。我想這孩子，若要剃度，除是這個所在，方才不枉孩子投托一場。」袁大和妻兒允了。老兒道：「待我明兒去崇恩寺，訪這圓空和尚。和他說定了，再做計較。」說罷，又講些閒話。當日袁大辦些酒食，給老兒過生日。

到了次日，佛子出門，一徑走至崇恩寺來。會見了一個熟識的和尚，問他道：「圓空和尚可在這裡了？」那和尚道：「你老爹問他做甚？他今兒正在寺裡，那邊龍池上說法哩。」佛子聽了，知道龍池是寺裡的一個勝地。就別了那和尚，自己尋至圓空面前，聽他說了一回法。大眾散了，圓空也就立起身來。佛子忙上前，伏在地上，問詢了。圓空只得仍舊坐下。佛子道：「久不聞法言，心裡不覺茅塞。適才指點，頓然心朗。」圓空接著說了一回佛語。

佛子道：「今天拜見和尚，是送上個小彌陀來的。」圓空聽了，知是要來投托出家的。道：「老菩薩，卻是何人要捨身哩？」佛子道：「不是別人，就是在下的，家中一個種子。」圓空道：「是為何事出家哩？」佛子將那孩子生性好佛，胎裡茹素的話，先說了一遍。又把近來得了痰病的話講了。圓空道：「痰迷的人，真靈是不昧的。既是老菩薩要舍了他，我這裡只是仗著佛力，開導他罷了。」說罷，佛子和他訂了日子，擇期於四月初八日，佛誕之期，就在這龍池上面剃度。

當下作別回來，袁大和妻兒接著問了一遍。兩個準備孩子出家的物事，不免做些僧衣僧鞋的，預備著那日剃度之後，便於取用。此時孩子，正是七歲。老兒倒也罷了，只是袁大夫妻心裡，終是割捨不下，時常地含著眼淚。到了日期，佛子帶了兒子和孫子，祖孫三代，坐了兩乘轎，一路取崇恩寺而來。原來崇恩寺，是城中一個大叢林，大眾這日齊來受戒，甚是鬧熱。

孩子下了轎，先是袁大帶定了的，可怪一到寺中，孩子自己走動起來。見了和尚，便拜下去。佛子和袁大看著都驚呆了。道：「這孩子痰迷住了，這些時都不見他轉動。為何一入法門，便這般有知覺哩。」一邊詫異，一邊帶了孩子，見圓空和尚。孩子一見，伏在地上。接著佛子和袁大拜了，孩子卻是伏著不起。圓空下來，親自扶起他來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菩薩法力洪深，叫你聰明智慧的。」

說著，便對一個沙彌道：「龍池上壇可設了？」沙彌應道：「伺候著了。」圓空向佛子道：「老菩薩便到壇中看著剃度罷。」老兒和袁大帶了孩子，跟著圓空走到龍池上面。只見張燈結綵的，十分整齊。圓空道：「今兒大眾說戒，候著剃度了。即便行香，所以不能少延。」佛子答就著，圓空入坐。將孩子坐在壇上，叫了兩腿打盤兒，兩手合著。閉了眼，讓和尚們淨發。那孩子真依了樣子。袁大看著，不由眼中落下淚來。霎時間，發都剃了。

圓空上了壇，將手去孩子頂上摸著。說了四句偈道：「塵心一起，輾轉三世。一旦皈依，明心見性。」又說道：「桃花洞口，韋陀毒手。成限奔走，鳳凰佳偶。盡屬虛花，今來證否？終歸無有。」說罷下來。仍入自己座上。兩個沙彌過來，帶了孩子，走近

圓空座邊參拜。此時已是僧衣僧帽，儼然一個小和尚了。圓空向那沙彌道：「可將我那玉戒環取來。」沙彌應著去了。一回拿來遞在圓空手裡。圓空向佛子道：「這玉環兒是從前這城裡一個鄉宦，姓鄒的化了。一位如君范夫人，那時延請僧人唸經，做些佛事。他將玉一塊，送與我道，是這位如夫人身邊的。叫我拿來琢一座觀音的像。我道：「這婦人身邊之物，不得潔淨，如何做得菩薩的聖像哩。」我就喚玉工兒，做了一個戒環。今兒給了徒弟，取個迴環不斷的意思。要你功夫不要斷續。」說著佛子叫孩子拜倒在地，謝了師父的戒言。

當下留住佛子父子兩個吃了齋，方才起身辭別圓空。佛子又向孩子訓戒了一番，和袁大回到家中。袁大將孩子到了寺中，心裡頓覺開朗的話，說了一遍。妻兒想著孩子，只是啼哭。聽了袁大這般說話，分外的憐念起來，號啕大哭了一場。老兒勸解了半晌，方才收了眼淚，向袁大道：「過個三朝七日，我要自去看看孩子也是養他一番。」袁大道：「你今兒即舍了他去，只認是沒有他了。莫要割心割肝的。」老兒又勸道：「菩薩是有靈聖的，你應該有後，定然是少不得生長的。你到安心兒過著，遲些時，只叫你還見他一面便了。」當日無話。

過了幾日，佛子自己悄悄的，踱到崇恩寺來看孩子。原來那孩子剃度之後，他師父圓空起他個法名，叫做什麼智玄。老兒走到寺裡，訪問智玄的去處。和尚道：「自那日受了戒，次日圓空和尚，向我們寺裡和尚道：「我暫此住禪，只為這個徒弟。今兒跟了我，倘仍在此，免不得俗塵纏繞。且帶了他回本庵，過些時再來，給他和親人一會罷。此時已去了好幾日，想是在那無極嶺住了。」老兒聽了，知道圓空自有個太虛真境，駐足修行。自己倒也放得心下，但只兒子和媳婦，若是知得遠去，不知怎麼記念哩。只得仍舊回到家中，也不說出到崇恩寺去的話。

次日袁大向老兒道：「昨兒媳婦說，要親自去看孩子。我想他要不去一躺（趟）那心終是放不下哩。」老兒一想，要告訴他孩子已是不在寺裡，他必要埋怨我不了。只教他去罷，他不見孩子，這心才好丟的哩。當下道：「媳婦要去，只管給他去罷了。但是孩子既出了家，便不是自己兒子了。見了他是可以不認你們的。我看來見了也罷，便是不見也就丟了心罷。」袁大答應了，回房給妻兒說了。登時坐了轎，往崇恩寺裡來，袁大跟了，進得寺裡，尋著一個和尚，問他新近出家的那個小和尚在那裡？那和尚道：「可是訪圓空和尚的徒弟智玄麼？他不在我們這寺裡住，今兒帶他回去了。」袁大著急道：「圓空和尚卻往那裡住哩？」那和尚道：「他麼，就在無極嶺，太虛真境住了。」袁大聽了，只得過來告訴妻兒，現在孩子跟師父去了，只好回去。他妻兒急急地要見孩子，卻看不著，心裡不由得一陣酸，那眼淚兒似泉的湧將出來。道：「哎喲，我就不能見一面麼。」才要放聲大哭，袁大忙搖著手道：「這是佛地，不可亂哭的。且回家再作計較，橫豎把孩子給你見見便了。」他妻兒無可奈何，只得仍舊坐轎回來。

老兒只做不知，問袁大道：「可曾見來？」袁大道：「那知這禿驢，已是拐的孩子走了。」說著妻兒下了轎，只管拼死覓活的要見孩子。袁大道：「我明兒去訪孩子，訪著了，少不得能見的。」次日袁大果真的尋至無極嶺、太虛真境裡面。那知仍是撲了個空。這番連信也問不出一個來。只得回來，打花兒告訴妻兒說，見了孩子，怎麼的智慧，怎麼的肥大了。他妻兒聽了這話，方才漸漸丟開了。

後來，袁大又生了個兒子。過了幾年，老兒也沒了。這個兒子，到十七八歲上，便習了武中了舉，竟是門庭漸次興旺起來。袁大夫妻活到七十餘歲上，方才身故。這袁大的妻兒沒的時節，家中忽然來了個和尚，一直走到牀前，合著掌念了許多的經典。鬧裡，這中武舉的兒子走來，要抓著他打。內中有親戚道：「這可就是你出家的哥子罷？你莫粗魯。只看他念過了怎麼樣。」大家只得站著，待他念畢。這和尚念了半晌，將鈴兒一搖。眾人眼裡一瞬，已是不見了。那裡有個和尚哩。家中的人亂了一回，安放死者入棺。那屍身，竟似軟棉的一般。有知識的說：「這是和尚得了道，來報娘的生身之恩了。」有詩為證：

學道空山數十年，只爭成佛與成仙；
回頭一認生身處，來是無緣去有緣。
又詩二首，詠這智玄尚道：
前世蒙蒙不可思，為蛇為狗有誰知？
一生造下姦淫孽，數世償來那得辭。
轉到男身卻女身，羞將一世枉為人；